

郭延礼 著

秋瑾年譜

齊魯書社

秋瑾年谱

郭延礼著

齐鲁书社

一九八三年·济南

秋瑾年谱

郭延礼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 7印张 4插页 155千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100

书号 10206·77 定价 1.00元

编写凡例

一、秋瑾生平史实多有分歧，为正讹传，必加考辨。为行文方便起见，本谱分正文和注释两部分：谱主生平为正文；凡考证、征引史料、资料来源和说明等，均放在注释中。

二、为照顾旧习，谱主年龄以虚龄计；纪年是公历，兼注明清朝年号和干支；而月日采用夏历，后于括号内注相应的阳历，凡谱中月日，其前未冠以“阳历”二字者，均系夏历。

三、每年纪事以时间先后为序。日期确凿者按日纪事；无确凿日期者，按月纪事；无确凿月份者按四季纪事；连季度亦不清者附于年末。

四、秋瑾著作，向无编年。其多数作品因未注明写作时间，作期难考，故编年困难颇多。为便于研究，本谱正文后仍列作品编年，以文、诗、词、歌为序。惟婚前和入京前之作品，除少数篇章外，大多作年难辨；凡此类作品，作年确定无疑者系于本年，余均系于某一年内。故婚前少女之作并系于嫁年之前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；婚后至入京之作并系于入京之前一年（一九〇二年）。

五、每年的国内外大事记均纪于是年正文最后，按时间顺序排列，一般不注明月、日。

六、本谱引用资料必详加核对。为便于了解所引上文文意，凡编者所增补字句均在引号“ ”内加圆括号（ ）；其确属讹误经编者改正者，加方括号〔 〕；对其中夺文或衍文另加按语说明。

前 言

秋瑾（一八七七——一九〇七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革命家和女英雄，她留在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业绩是显赫卓著的；同时她又是一位才华閃煜的女诗人，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对于这样一位著名和杰出的历史伟人，解放前后我们对她所作的研究是零碎和肤浅的，以至秋瑾生平中许多重要史实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如所周知，秋瑾殉国于一九〇七年夏历六月六日（七月十五日），距今尚不足八十年。但在这个重要日子上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记载，或作六月初四，或作六月初五，就连近年来出版的某些学术专著（以上均参见一九〇七年谱中），秋瑾忌辰仍有作六月初五（七月十四日）者，这不能仅仅视为是偶尔的疏忽，它反映了学术界对秋瑾的研究是很不够的。

再如秋瑾生年，目前较流行的说法有三种：一是卒年三十三岁，生于一八七五年；一是卒年三十一，生于一八七七年；一是卒年二十九，生于一八七九年。这后一说前两三年几乎成为定论，故学术界曾将一九七九年作为烈士诞辰百周年撰文纪念。持此说的主要根据之一，是一位百岁老人的回忆。《云霄县文史资料》第三辑中吴秀峰、张瑞莹：《关于秋瑾烈士出生地的考据》云，瑾祖父秋嘉禾一八七九年在云霄任上添一女孙，而此女孙，据一位九十六岁的周姓老人回忆就是秋瑾（按据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政协云霄县委员会致本谱编者函

云：这位老人说，一八七九年秋嘉禾在云霄任上所生女孙是事实，但“女孙什么名字他不知道”。我们姑且不谈这一回忆的可靠性如何，仅就这种研究方法本身而论：不注重史料、实物，而轻信回忆、传闻，便大可商榷。据我考证，一八七九年秋嘉禾在云霄任上是添一女孙，但她不是秋瑾，而是其妹闺瑾（后易名瑾），此亦可征诸秋瑾文字记载（生年考辨详见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七九年谱中）。从多种史料查明：秋瑾实生于一八七七年夏历十月十一日（十一月十五日），这既有吴芝瑛、陶成章、冯自由、王时泽等所撰写的多种秋瑾史料可查，又有秋瑾与吴芝瑛义结芝兰时瑾亲笔填写的《兰谱》为证。原件现藏杭州市文一街河西八号楼浙江博物馆分部，我专程到杭州看过。

在秋瑾史实中，类此疑多待辨、以讹传讹者尚伙。拙谱著者认为，秋瑾从诞生到殉国，短短三十年（一八七七——一九〇七）中，有如下十五大疑点亟须考辨：

- （一）秋瑾生年；
- （二）一八七九年秋嘉禾在云霄任上所生女孙并非秋瑾；
- （三）赴台时间；
- （四）赴湘时间；
- （五）居长沙事；
- （六）嫁年；
- （七）居京岁月（兼辨秋瑾并非庚子前后两次居京）；
- （八）首次东渡为何时；
- （九）在横滨入“三合会”前秋瑾并未参加过“十人会”；
- （十）秋瑾重兴“共爱会”时间；
- （十一）参加光复会先于同盟会事；
- （十二）两次返国时间；

(十三) 一九〇七年春赴湘潭事；

(十四) 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之真伪；

(十五) 就义日期。

至于有关烈士的一般史实和诗文系年，有分歧争议者尚多，诸如秋瑾何时离开浔溪女校、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和瑾创设之体育会并非一事、秋徐泛舟西湖时间、秋瑾与王金发最后在大通诀别时间、《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》写于何时、《泛东海歌》作期等等。拙谱对如上诸点均不回避，探源寻索，找出症结，本末兼察，折衷是非，务以征信为的。惟于传闻臆说，概不阑入，所谓“传其信不传其疑”（《戴东原集·与姚传姬书》）也。个别细末，宁付阙如，而不敢节外生枝。先师 冯沅君教授曾引戴震语教我：“学者当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。”（《戴东原集·答郑用牧书》）故我在考辨每一史实时，下笔之顷，往往踌躇者再，深患虑之不周、见之不博、考之不确，以“己自蔽”蔽人，一恐贻误读者，二惧有辱师门。

《秋瑾年谱》是我研究秋瑾的第二部书稿（《秋瑾诗文选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；《秋瑾论稿》正在撰写中），如果从一九六二年搜集资料算起，历时已二十年了。在秋瑾研究工作断断续续的二十年中，我想尽可能地占有丰富的资料，为此，先后去过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绍兴、北京、天津、开封等地十多家图书馆、博物馆，还信访或面访过湖南博物馆、厦门图书馆、福建云霄县政协、浙江南浔镇人民政府、浙江嘉兴县统战部，以及秋瑾的亲属和乡邻。为了给今后从事秋瑾研究工作的同志提供方便，凡较为难寻的书我均于附录《秋瑾年谱征引书目》中注明该书藏于何处，因为我自己为找这些书不知跑了多少路。举个例子说吧，一九五七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耀庭撰《秋瑾》，因为当时印数只千余册，许多图书馆均未收藏此书，我曾查

遍了山大、复旦、上海、浙江图书馆以及绍兴鲁迅图书馆均无此书，直到去年九月我去北京参加鲁迅诞辰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时，才在北京图书馆看到这本书。至于解放前出版的书籍，特别是辛亥前后的一些史料更难找。秋宗章解放前撰有《秋女侠史实考证》一文，我找了二十年不知下落，去年才知道它收在易鹰编的《身价集》中，而这个线索则是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魏同贤同志的帮助下，从数百件《秋瑾集》出版档案材料中找到的。资料公开、学术交流，给后人提供研究方便，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提倡的学风，似无“保密”和“奇货可居”之必要。我在所附书目中这样做了，倘能对秋瑾研究者有微小的方便，那我是感到欣慰的。

拙谱在搜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，承以上各单位和个人的热情帮助；美国倪卓熙女士，慨允借阅秋瑾史料多种，谨在此一并致谢！

在年谱编写过程中，还得到京、沪、杭、绍等地师友的许多帮助和鼓励，或邮寄材料，或来信指教，恕我在此不一一列大名致谢了！

列宁在《第二国际的破产》中说：“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，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。”（见《列宁选集》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六二八页）今年是秋瑾诞辰一〇五周年，也是她殉国七十五周年，我怀着对革命先烈、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女革命家和女诗人由衷的敬意，不揣浅陋，谨奉上《秋瑾年谱》以为纪念。由于自己水平甚低，孤陋寡闻，书中舛误，在所难免，诚望治近代史的专家及同志们赐教为幸！

郭廷礼

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于济南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

目 录

编写凡例.....	1
前言.....	1
秋瑾年谱.....	1
一八七七年.....	5
一八七八年.....	11
一八七九年.....	11
一八八〇年——一八八九年.....	13
一八九〇年.....	18
一八九一年——一八九三年.....	20
一八九四年.....	22
一八九五年.....	23
一八九六年.....	25
一八九七年.....	27
一八九八年.....	28
一八九九年.....	29
一九〇〇年.....	30
一九〇一年.....	31
一九〇二年.....	33
一九〇三年.....	35
一九〇四年.....	42
一九〇五年.....	60

一九〇六年·····	84
一九〇七年·····	103
附录一：秋案之株连·····	141
附录二：秋瑾安葬始末·····	148
附录三：对秋瑾之评价和歌颂·····	162
附录四：秋瑾诗文集及传记资料·····	173
附录五：《秋瑾年谱》征引书目（408种）·····	184
附录六：人名索引·····	207

秋瑾年谱

秋瑾（1877—1907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女革命家。她在电光石火般的一生中，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，贡献了全部精力和宝贵的生命。吴玉章同志说：“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女英雄，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①。”

秋瑾又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女诗人，“她虽然并不以一个作家自居，可是由于她的旺盛的革命斗志，豪迈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炽烈感情，以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写作目的，使得她的诗文具有朴质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感染力量。”②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将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。

秋瑾，原名闺瑾，乳名玉姑③，字璿卿④，号旦吾⑤，别署鉴湖女侠⑥；留学日本时易名瑾⑦，字竞雄⑧，又署汉侠女儿和秋千⑨，浙江山阴县（今绍兴市）人⑩。

按秋瑾先世：东汉会稽守秋君是其始祖，宋文帝时中书舍人秋当是其始迁祖，明初秋连成始居山阴城西南二十五里之福全山（又名覆船山，今绍兴市五星人民公社）⑪；瑾一世祖良德至十四世祖天赋，均务农，十五世祖汝秀，邑庠生⑫；十六世祖系瑾高祖讳学礼，字立亭，乾隆己酉科举人，官浙江秀水训导，著有《补斋文集》⑬；曾祖金，改名家丞，字砚云，嘉庆癸酉科举人，分发江苏，补奉贤知县，调华亭，历任阳山、东台、

兴化、江宁、江阴、上海、元和、吴县等地知县，官至邳州知州，著有《八一篇》^①；祖嘉禾，字露轩，别号海老人，同治乙丑举人，历任福建云霄、厦门等地知县、知州，鹿港厅同知，祖母山阴俞氏^②；父寿南，字益山，号星侯，生于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五日^③，卒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^④，同治癸酉科举人，官至湖南桂阳州知州^⑤；母单氏，浙江萧山城內望族，业盐商，善诗文，生于道光二十五年，卒于光绪三十二年，享年六十二岁^⑥。瑾兄妹凡四人：长兄誉章，字徕稷（一作莱子、徕绩），淑名应奎^⑦，附生，候补训导，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病逝于天津^⑧；妹闰琇，后易名琇，字珮卿，适钱塘王守廉，卒于一九四三年^⑨；弟，宗章，孙氏庶出^⑩；瑾行次居二。

①《辛亥革命》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89页。

②《秋瑾集·出版说明》。

③绍兴遗翁《再续六六私乘》稿：“女侠小字玉姑”。徐双韵：《记秋瑾》、郑云山：《秋瑾》同此。李维翰《慕莱堂诗文征存》有秋瑾题词《临江仙》一阙，署名“女史秋闺瑾玉贞”，玉姑当由此而来，但仅一见。

④见吴芝瑛：《秋女侠传》、陈去病：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。

⑤见秋瑾亲书“兰谱”，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分部。

⑥“鉴湖女侠”始见于秋瑾：《致琴文书》（一九〇三年），有人说系瑾“留学日本时改的名号”（见《辛亥革命论文集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06页），误。考瑾为何称“鉴湖女侠”，盖系其家乡有鉴湖之故。绍兴山湖胜境颇多，瑾何独以鉴湖命名呢？这固因鉴湖之美已久为人传诵，如王羲之有诗：“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。”

（转引自绍兴师专编：《绍兴名胜》）陆游亦有《鉴湖歌》云：“千金不须买图画，听我长歌歌鉴湖。”更重要的是鉴湖乃山阴人民免虫灭灾、灌溉良田、丰衣足食之源。宋人王十朋在《鉴湖说上》中云：“东坡谓杭之有西湖，犹人之有眉目，某亦谓越之有鉴湖，犹人之有肠胃，

二湖之在东南皆不可以不治，而鉴湖之利害尤重。昔东汉太守马臻之开是湖也，在会稽、山阴二县界中，周围三百五十余里，溉田九千余顷，湖高田丈余，田高海丈余。水少则泄湖归田，水多则泄田归海，故会稽、山阴无水旱之患。自汉以来，更六朝、东西晋、隋唐、五代，钱氏千有余年，民受其利。”（见《嘉庆山阴志》卷二八《艺文》上引）家居鉴湖之滨的陆游亦有诗云：“镜湖蓄众水，自汉无旱蝗，重楼与曲槛，潏潏浮湖光。”（《剑南诗稿》卷六五：《稽山行》）自鉴湖至海滨，种稻九千余顷，均赖湖水灌溉，所以陆游又说：“塘南塘北九千顷，八月村村稻饭香。”（《剑南诗稿》卷四五：《稻饭》）秋瑾在一九〇三年入京前，即自称“鉴湖女侠”，剷暴除害、造福人民，系秋瑾一生之奋斗目标，实寓意匪浅。

⑦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六月四日（七月十七日）吴芝瑛致徐寄尘信云：“烈士原名闰瑾，自东渡后乃改今名，删去闰字，此亦足资考证。”（见《兰谱》长卷）又见陶玉东《秋瑾遗闻》（载国民党党史会编：《革命先烈先进传》，又见《大风》旬刊第15期）。

⑧陈去病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云：“时孙中山先生方创同盟会于江户，以君抱负宏远，首邀之入会。自是君更字竞雄”。

⑨见弹词《精卫石》署名。又杨镇毅述、杨福祥记《光复会和光复军》云：“为了革命事业，与大通互通声气。那时秋瑾给我的信件，信封左末，不署发信地址和姓名，仅仅写上‘秋千’二字。”（《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》第237页）以上笔名另见张静庐、李松年：《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》（载《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·概论卷》第337页）。

⑩见《兰谱》、秋宗章《六六私乘》。

⑪见《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》第七册《民族·氏族上》。

⑫以上见秋高：《秋瑾私乘》稿。

⑬见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卷十五；又见徐世昌：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〇七。

⑭见秋高：《秋瑾私乘》稿。秋宗章：《六六私乘》作“官江苏华亭、青浦、上海、南汇等县知县。”

⑮见《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》第九册《选举下》；又见秋高：《致孙元超函》。函云：曾祖母俞氏一八七五年夏历十一月十五日卒；是年

曾祖秋嘉禾四十四岁。

⑮见秋高：《秋瑾私乘》稿。

⑯见秋宗章：《六六私乘》。

⑰见《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》第九册《选举下》。

⑱见《革命先烈传记·秋瑾传》（第209页），又见《秋瑾集·挽母联》。

⑲见《兰谱》。

⑳见《六六私乘》。秋高：《秋瑾私乘》于卒期所记误；《秋瑾私乘》云：“誉章字莱子，邑庠生，绍兴大通学堂史地教员……于清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逝于天津旅次……长子复、次子农、三子高、长女慈声，次女潭生，享年三十有七”。

㉑秋瑾卒年，据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本谱编者和秋瑾女儿王慰慈谈话记录。秋高《秋瑾私乘》稿云：“珮卿享年五十六岁，葬于平水望仙桥。”查秋宗章《关于秋瑾与六月霜》，作者一九三五年写此文时，秋瑾尚在。按理生于一八七九年，此时已五十七岁；王慰慈说其母卒于一九四三年（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复本谱编者函，又云卒于壬午年十二月初九，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），享年六十四岁，可信。准此，秋高所记误。

㉒见王灿芝：《秋瑾革命传》。按：瑾父妾孙氏一八九五年来秋家，次年生宗章。单氏生瑾兄妹三人，见秋瑾《致秋誉章书》其五。

一八七七年（清光绪三年丁丑） 一岁

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第三十七年，一八五一年洪秀全金田村起义后第二十六年，是年夏历十月十一日（十一月十五日）^①，秋瑾诞生于福建南部某地^②，时瑾祖父嘉禾官福建厦门、漳州一带某地知县，瑾父母俱随侍任所。是年祖父四十六岁^③，父年二十八岁^④，母年三十三岁^⑤，兄誉章五岁^⑥。

孙中山十二岁。 唐才常十一岁。

蔡元培十一岁。 吴芝瑛十岁^⑦。

章炳麟十岁。 沈荇六岁。

徐锡麟五岁。 徐自华五岁。

梁启超五岁。 黄兴四岁。

陈去病四岁。 敖嘉熊四岁。

陈天华三岁。

李鍾岳二十二岁。 汤寿潜二十一岁。

胡道南十五岁。 蒋继云三岁。

上海有线电报成，是年第一次拍电。

日本并吞琉球。

①关于秋瑾生年，历来说法不一。（一）徐自华：《鉴湖女侠秋君墓表》、秋宗章：《六六私乘》和《关于秋瑾与六月霜》等作卒年三十三岁，生于一八七五年（同此者尚有徐双韵：《记秋瑾》、秋灿芝：《秋瑾革命传》、王慰慈：《关于秋瑾的确切生年》、朱耀庭：《秋瑾》、朱东润主编：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下编第二册秋瑾小传、徐鞠如：《关于秋瑾生年之我见》、敬菴：《女革命家秋瑾年谱简编》）；（二）

吴芝瑛：《秋女侠传》、陶成章：《秋瑾传》、冯自由：《鉴湖女侠秋瑾》、王时泽：《秋女烈士瑾略传》和《回忆秋瑾》等作卒年三十一岁，生于一八七七年（同此者尚有毕志社：《革命大首领徐锡麟》、吴原：《徐锡麟》、范文澜：《女革命家秋瑾》、沈芝瑛：《秋瑾女侠遗集序》、蔡冠洛编：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第六编秋瑾小传、《中国近代史》编写组：《中国近代史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9页、李新、孙思白主编：《民国人物传（一）·秋瑾传》、郑云山：《秋瑾》和《秋瑾生年辨》、章开沅、林增平主编：《辛亥革命史》中册、鲁迅博物馆等著：《鲁迅年谱》第一卷一九〇七年谱、刘运祺等：《辛亥革命诗词选》秋瑾小传、钟鼎：《近代诗一百首》秋瑾小传、米治国等：《元明清诗文选》秋瑾小传、李新主编：《中华民国史》第一编上第429页、胡绳：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》下册第742页、毛注青：《黄兴年谱》一八七七年谱、方汉奇：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下卷第562页、郭延礼：《秋瑾诗文选·秋瑾年谱简编》）；（三）吴小如：《秋瑾烈士生年考》、吴秀峰、张瑞莹：《关于秋瑾烈士出生地的考据》和《关于〈秋瑾烈士生年考〉的补充》、绍兴文管会编：《秋瑾故居》等作卒年二十九岁，生于一八七九年（同此者尚有陈象恭：《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的女英雄秋瑾》、绍兴师专编：《绍兴名胜·绍兴历史人物志·秋瑾》、邵雯：《秋瑾出生年代初考》、谢狱：《女革命家秋瑾》和《秋瑾年谱》、薛绥之主编：《鲁迅生平史料汇编（第一辑）·绍兴先贤简介·秋瑾》）；此外秋瑾生年尚有作一八七六年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、四年级学生和古典文学教研组教师合编：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）和一八七八年者（游国恩等主编：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四册、胡安权：《王炎华谈她的外祖母秋瑾》、俞观涛：《秋瑾生年质疑》）。考以上诸说，除吴芝瑛等人的一八七七年说外，其余均缺乏直接的史料根据，或系亲友回忆，或材料本身就不可靠。考谱主生年，最好以本人记载为据。在这方面，秋瑾恰恰给我们留下最珍贵的记录，那便是光绪三十年（一九〇四年）秋瑾与吴芝瑛拜交时亲笔填写的《兰谱》。《兰谱》云：“年二十八岁，十月十一日卯时生”。此《兰谱》后来由吴芝瑛之夫廉泉装成卷子，卷尾附有民国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夏历六月四日吴芝瑛写给“秋社”主任徐自华的信云：“甲辰正月，芝瑛为烈士筹画学费，以便东游。烈士于

人日写兰谱一通以来曰：我欲与姐结为兄弟。”甲辰是一九〇四年，人日是夏历正月初七，由此知秋瑾一九〇四年二十八岁，则生年当为一八七七年。这便是吴芝瑛的《秋女侠传》作卒年三十一岁的直接史料根据。我认为此说最可信。秋、吴拜交，此可征诸瑾诗《赠盟姊吴芝瑛》，秋宗章《六六私乘》亦云：吴芝瑛与姊“结金兰之契，女士稍长，妹之”。而这一《兰谱》又系瑾亲笔填写，现藏浙江博物馆分部，（本谱编者曾专程赴杭州）有实物可证。

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早年持秋瑾生于一八七七年说者四人——吴芝瑛、陶成章、冯自由、王时泽，均与秋瑾有较特殊的关系。吴芝瑛与秋瑾的交往已如上述，兹不庸辞费；陶成章的《浙案纪略·秋瑾传》写于瑾殉国后不久，全书成于一九一〇年，此时瑾许多战友、亲人尚在，易于了解、查对其生年，而陶、秋二人早在一九〇四年冬瑾留学日本时相识，她的结识蔡元培、徐锡麟以及浙江会党首领多由陶氏介绍，瑾加入光复会亦系陶氏间接介绍（陶氏先介绍于徐锡麟，复由徐氏介绍瑾入会），故陶成章对秋瑾的了解当较确切；冯自由一九〇四年秋曾在日本横滨亲自主持瑾加入“三合会”之入会仪式，也当了解她的真实年龄；至于王时泽，因是时其母王勳（原名谭莲生）亦留学日本，与瑾同住一室，因其母的关系，二人情同姐弟，接触较多，王时泽并确切地说明秋瑾比他“大九岁”（王时泽：《回忆秋瑾》）。按《湖南历史资料》一九八〇年第一辑重新刊布王时泽遗稿《秋瑾略传》所加编者按云：“王时泽……一八八六年生。”准此，瑾当生于一八七七年。这四个与秋瑾过从较密、知之较深或有组织关系的朋友、同志，众口一词，均说秋瑾卒年三十一岁，生于一八七七年；又有本人的亲书《兰谱》为证，我认为一八七七年说当较之其他诸说可信。

先说一八七五年说之不正确。如秋瑾生于一八七五年，卒年当为三十三岁，这首先与《兰谱》中甲辰正月她“年二十八岁”的亲笔记载不符。有人说：《兰谱》所记“为实足年龄”（周岁），“二者并不相悖”（王慰慈：《关于秋瑾的确切生年》）。该《兰谱》填写时间为秋瑾留日前，根据中国旧俗计岁法，此处是否确为周岁，尚难断定；现在退一步说，姑且假定《兰谱》系以周岁计算年龄，那末一九〇五年夏秋瑾二次东渡时所作《泛东海歌》中的“愧我年廿七”，又是依据何种计岁法呢？倘定瑾生于